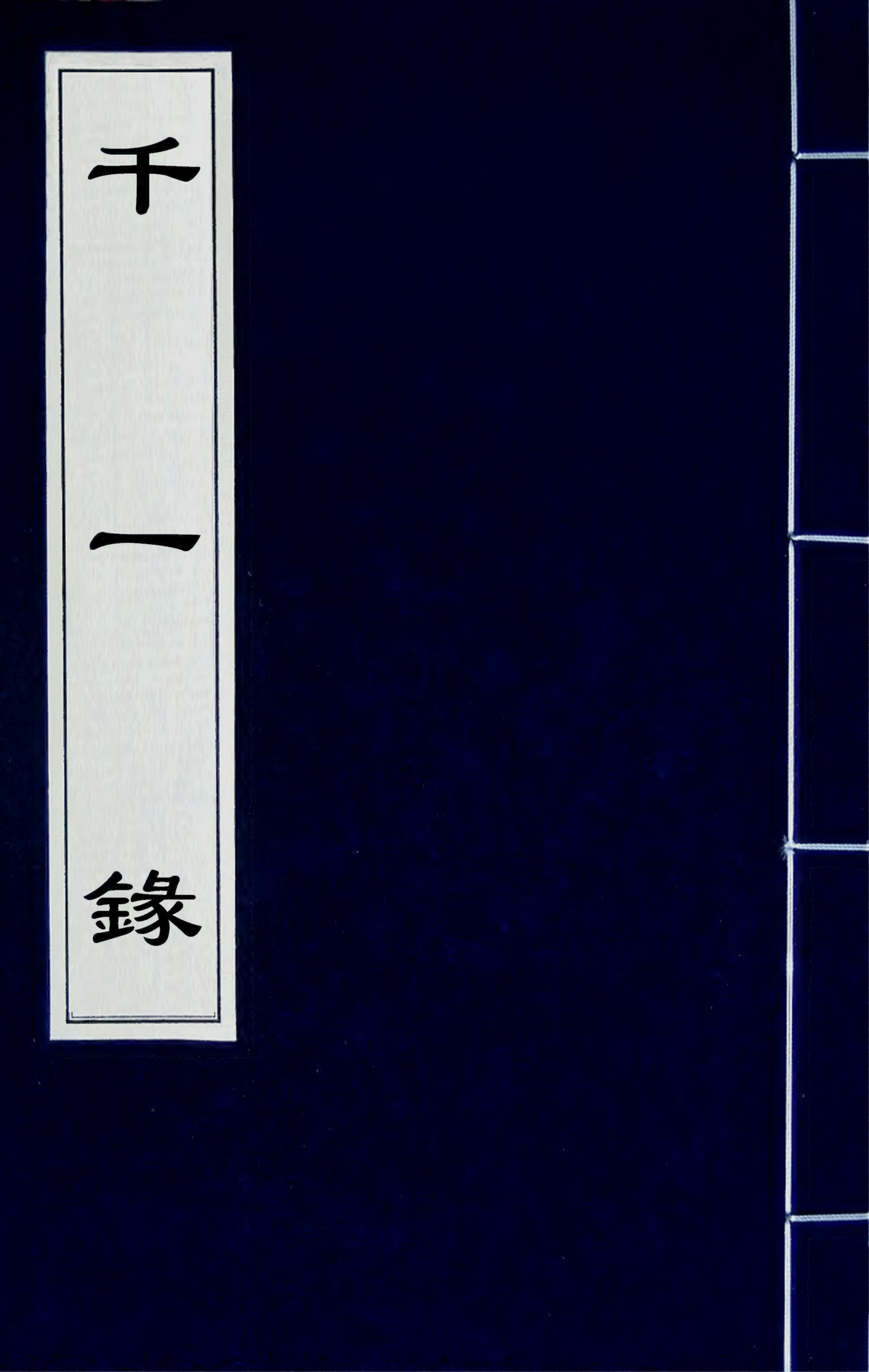

千一録

千一録卷之十三

新安方弘靜著

客談一

董仲舒醇儒哉其言論折衷於洙泗一切黜諸子百家可謂知言矣韓退之見道者與其闢二氏必也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可謂拔本塞源之論矣百世以俟聖人二子之論不可易也

蘇子由云後世執老子之言以亂天下者不必而學孔子者無大過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必而求之于孔子者常苦其無從入何其論之無當也老子之言

治大國若烹小鮮循其言不至亂天下儒以詩禮發冢詎非大過乎離之者之失之也何所不至晉之清談非老子之過也其謂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豈謂衛生者流乎吾未見世之多長生者也即長生矣惡足以言達道耶孔子之教不越庸行道在邇也何遠之有夫固若大路然而曰苦無從入豈嘗索之隱探之賾而力之不足乎蘇子可謂失言矣

淝水之捷謂非晉之善不然也魯猶秉周禮則未可動衛之無道而有三千者足以不喪古之覘國者以敵雖小不可輕也晉未有失德君臣輯睦江表有偉

人焉王景畧固止秦勿以爲事矣使有節制之兵半渡而擊謝玄之智寧不及此而遽蹈其穽耶是從也符堅之氣已盈盈易竭也慕容氏猶虎在室安石其料之矣豈徒以雅量鎮物而誇之無可柰何者

徐文貞云今欲得明于理道而又資質敦朴如近時所謂痴呆者乃可與共事余深有味其言然似愚不愚惟聖人知之若痴而非痴者恐不易識也文貞當國久矣得其人焉否乎

王方平語麻姑云姑故年少吾了不復爲此狡獪也已不能忘狡獪伎倆而以眞實望人不巳拂乎

南齊江泌衣蝨恐蝨饑復置衣中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夫以身養蝨蝨貴於身耶植物之含生意者莫如穀泌亦食穀耶若此者蓋以佞佛也佛必落髮髮中之蝨將安所置之耶且髮有生意不啻菜也柰何削之又鍾山人養鼠數十以爲有道今焉者能操蛇蛇毒於鼠而馴於人則亦足尚耶欺世盜名將何所不至也

蕭子良以帝子爲相親爲僧賦食行水佞甚矣年三十餘而沒子昭冑與同黨俱被誅佛曾不佑之耶其啓進沙門於殿前誦經而世祖感夢優曇鉢華謂得

佛力矣未幾暴漸國祚遂促禍耶妄耶佛耶

萬曆庚寅禮科疏請禁遊僧言近世士大夫喜爲異端簧鼓愚俗其疏可覩吾謂士大夫佞佛者盛矣無暇論其是非也請以佛法律之有能慈悲無害者乎有能清淨寡欲者乎雖其死也吾必以爲賢矣今也不然胥及溺矣而孳孳佞佛佛不拒耶吾爲佛恥之詩不云乎有昊不受

孔明出師表日月合明千載之下正統必歸焉魏雖存固已喪矣君子創業垂統其非徒以土地人民哉迺若魏之末可動則草廬中已知之矣

張子房之爲韓諸葛孔明之爲漢一也子房已滅項而孔明未能動魏其勢不同也漢猶存正統而韓無可輔其時不同也赤松之託出師之表其主不同也三代之士百世之師毋輕議哉

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此孔明定論也杜子知言哉至其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則猶未達也夫君子之於天下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利鈍生死固度外事也余嘗有一詩解之云五丈原頭日月光英雄何事淚霑裳即看二表垂千古已見三分定一匡

龜策傳褚所補者是古文非褚作也使經司馬筆固不爾爾然其文亦足備一家有可觀者

朱彥修當元至正時天下方承平也語人曰吾足迹所及廣矣俗之澆漓甚矣上天之怒殆將有所假手盡力善以延亂乎聞者笑而迂之未幾其言遂驗使彥修而愚人也其言不足徵也則可若其言非昧於道也則可無懼乎柰何哉不勉爲善

漢律三人無故群飲罰金故賜酺乃得聚飲近古哉今雖無酺禁然有志於教者於此亦宜加之意矣自

余有識於里閈中日覺酤者與丐者之多也豈非酤

多而民易貧耶

劉子玄謂李陵與蘇武書齊梁間文士擬作東坡因謂贈答詩亦後人擬作夫六朝文章雖衰陋然一時文士亦必稍讀古文矣彼去漢未遠流傳當有據若同時人所擬而不能知不敢以爲然也今其詩與書未可謂不類西漢

諸葛孔明好爲梁甫吟蓋古有是調也　一桃三士之句未必爲孔明所作註者又謂三士以擬孔融楊修禰衡穿鑿甚矣操所害天下士亦多矣豈獨三人哉討孔明南陽抱膝時正平或未死也註家每如此使

祖龍見而火之詎爲過因憶李白詩一忝青雲客三登黃鶴樓少時見一先輩談及李白詩曰近浙中有註李詩者頗詳且刻本甚佳書正在案上余偶閱之一忝改爲一黍註引殺雞爲黍余請正於先輩曰此句忝字頗明別本多不誤而以爲黍又從而註之何耶先輩云彼或有據余不敢對唯唯而退

趙充國言兵事反覆詳盡告君之體謀國之忠也梁劉鄩與晉對壘知未可戰乃曰人給十斛糧盡乃破敵諸將欲戰則人飲之河水一杯衆既不測其意又竟不能持以敗何以爲名將也

孔明伊呂輩人也自比管樂優爲之矣此豈時人所能識哉史謂時人未之許贅矣、當于內分析能爲管樂不能爲伊呂其料之審矣管之霸王樂之去就三顧出師頗亦相類　世有求多於孔明者責其時人也謂非管樂所及亦不知管樂者也不知管樂又安能知孔明哉　孟子之小管仲又別有說以齊王猶反手有激之言耳彼一時也管仲可以齊王哉則僭王之罪不在楚矣

李少卿書不減司馬子長之文江文通集中嘗引用其語未可謂梁、齊間人僞作也昭明集一時才士咸

文選安有其將僞作而不能辯者乎

僊戒淫殺薄滋味而王方平與麻姑各出行厨金盤玉盃無限美膳又擗麟脯行之何爲者耶吳道士夸誕云爾而儒者遽信傳之以滋惑後人可罪也

蘭亭序天朗氣清評者謂似秋景非也夫春遊美矣又兼清朗故爲佳也若秋時則此語不必叙矣

佛言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善言理矣舜在畎畝若將終身爲天子若固有之而不與焉是也　又言我不禮佛亦不慢佛此真語也莊嚴功果皆無賴僧誑惑聾盲子耳奈何信之

釋氏其言近理者皆六經之糟粕耳壇經常自見巳過此儒者雅言也至謂不見他人過則似是而非矣擇其善者從之其不善者改之見不賢而內自省爲政則必舉善而屏惡何謂不見乎

釋氏於死生其見超矣不三宿桑下可以曉下根人其上根者發而中節或就之或企之此中庸之道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非獨聖人凡爲烈士有貪生者乎曾子之啓手足百世師也

功果種福之言起於末流非佛教也乃盜僧爲奸所必誅者耳達磨之對梁武是巳愚人妄覬而奸人以

爲利又釋氏之罪人也

段紀明曲意宦官以保富貴竟熄死獄中虞升卿不願與中常侍同朝必遭害矣竟得免

許遠遊或謂神仙史但云莫測所終耳世之莫測所終者皆仙去耶王逸少困其客友所謂金堂玉室者必延之同升矣年止五十九何不稍度之若真知仙理必不事五斗米道矣　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爲會稽内史孫恩賊乃曰吾已請大道鬼兵相助遂爲所害

徐吏部不受右軍筆法而體裁似之得其皮膚也顏

大保受右軍筆法而點畫不似得其心肺也此可以

論文

華歆爲三公以位讓管寧雖有優劣其過俗人遠矣

語曰人不婚宦情欲減半此殊下根人言也君子之

道造端乎夫婦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無男

女無君臣則乾坤其息矣故申心亦安所置佛夫君

子未嘗不欲仕也惡不由其道男女生而願爲之有

室家奔則賤之此婚宦者之常也聖人之無欲也行

所無事得正焉而已矣大者如唐虞禪夏殷周繼湯

武之順乎天而應乎人皆無心也有天下而不與焉

奚爲不仕乎

余所見名卿有嗜酒噉肉而禮佛甚勤者徒云家不殺生豈佛教固有方便門耶其亦異乎君子之遠庖厨矣

食而無事君子耻之無大小也乃曰上而不中不見奪糈二大夫之言宜爲季主所哂與古之抱關擊柝者不憂糈之奪也而懼職之不稱也

王遵巖初爲古文步趨司馬正如今時所尚中乃篤好曾文其集初年稿俱不存蓋自有見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似之之久則肖之矣余以爲似曾可則

似司馬亦何不可若掠其語而不得其精乃不可耳任五岳瀚云隱居還山杜門却掃性厭塵鞅理亦宜然而尊官大人不相體諒月爲怪異徐文貞詒友人書云養高之說切勿信爲實話遂廢衮謁恐勢力之徒所以譏構侵侮者將紛紛而至矣余以文貞之言蓋有爲而發士之處世當有不亢不徇之道未可謂舉世盡魑魅也

考工記之文奇妙矣必曰退之術首閣筆退之可輕視若此哉古文之復實自壯𢌿而諛于鱗者乃曰壮地生遼敢比乎乃稍稍知之耳後生于先輩可出此

浮薄語哉此退之所以有蚍蜉之嘆也

孔稚圭請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高第使處法職以勸士流其論美矣然今所患聽獄者以意高下以賄出入非律之難讀也

漢唐以公主和親意在化胡胡可化則不惜遠一女子此亦太公之心何可深非也其如天實青此爲生民毒卒不可化何

古云南越五穀無味百花不香惟茉莉與素馨香不隨水土而變余宦遊兩廣穀味不異中土花未有不香者豈言語未通時傳者或誤耶

老子將欲歙之取之之云蓋言天之道物之理固然微而明也知微知彰斯知幾矣神矣是以致其柔守其雌為天下谷而不以先天下為强也後世竊之為押闔之術殆非老子之旨與

孔子曰信而好古堯舜之聖與人同耳奚以異為哉吾聞以篤信好學為賢未聞以異也士無好異而道明矣

楊氏為我未至無君也墨氏兼愛未至無父也孟子推之至於無君父而比之禽獸今老與釋者且以無父無君為當然矣而儒服者猶曰此其跡也是其跡

者見之淺者也不惟勿距也且助而宗之儒乎儒乎奚其儒

沙門得法者建幡告四遠無亦以簧鼓愚俗與中庸之教曰闇然耳故尚絅

古之制有不必因者如天子之墓樹松諸侯栢大夫欒士楊故云白楊何蕭蕭今未有樹楊者南松北栢陵木惟栢耳大抵取其長青併土所宜也宰我之言社孔子深責之以使民戰栗之言爲失也居上以寬柰何使民戰栗哉吾聞臨民者如朽索之馭六馬未聞欲民懼也爲政而欲民懼民何以堪

有人於此舍其文軒而願鄰之敝輿舍其錦繡而願鄰之短褐舍其粱肉而願鄰之糟糠則謂之愚惑人矣今之儒者舍六經而攻異端自名爲奇惑耶愚耶

宋王偃之時有雀生鸇史占之曰祥見祥而不爲祥反爲禍夫物反正爲妖生而非類非祥也如偃之無道宜亾而祥不祥無論焉

唐楊綰議以論語孝經孟子兼爲一經蓋肅宗時也推尊孟氏在退之前矣

李杜二集本難優劣韓退之李杜文章在之句並稱宜矣元稹以李之排律未窺杜之藩籬非確論也夫

詩千言數百韻成排比古未有其體也杜始爲之耳
未可以此爲擅場近時揚用修舉李朝辭白帝彩雲
間與杜朝發白帝暮江陵之句爲優劣又可謂不揣
其本者即以一人之作其能無得失哉李于麟又以
李之歌行多長語謂英雄欺人欲以一時之見掩千
古之定論失言矣人之於其所好惡而辟也於古人
尚爾又何有於同輩者乎

用兵有奇正奇所以爲正也應務有經權權所以爲
經也行所無事時措之宜見之以爲奇非奇也正也
見之以爲權非權也經也

佛所按地為寶莊嚴土即費長房所見壺中境也噴
火吞刀數里之霧咫尺山河妖人往往能之聞其以
不道誅矣未聞其以道化人也
宋隆興中饒州太守酷甚樂平丞應孟明以書諫不
悛朝中聞之降守為丞擢丞為守丞後官至少師為
名臣兩不負矣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上也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次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君子之平天下
以身帥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焉用髡首去倫誣世
惑民為哉福田功果為奸黠僧開方便機穽耳而儒

者從而依之何心也

韓長孺貪嗜於財而所推舉皆廉士今夫貪夫以廉士形已必惡之毀之使不得獨成其美乃已長孺不足言古之貪猶愈於今耶

韓長孺天下以爲國器議以爲相乃墮車蹇甚及蹇愈乃下遷默默忽忽不得龍竟歐血死由是觀之天了不能貴人信哉如長孺者其貪得無厭無足言矣

魏其老禿翁且死者也武安之死後之三月耳呼服謝罪史書之以爲快殺人者之與自殺亦何遠哉

袁盎凶人哉淮南王之死請斬丞相御史吳楚之反

遂肆其螫終不得其死豈非天道哉

漢文遺詔薄葬未幾而盜發園瘞錢當時孝景與其臣未能盡遵詔耶虛地上以實地下無益有害曾是以爲孝乎

李斯傳田常殺宰予於庭卽弑簡公于時相去未遠當非訛也且宰予死于忠不必疑也

餘冬録云宋時呂蒙正李昉爲相子弟舉進士以父兄在中書罷之韓億爲參知政事子維以進士禮部奏名不肯試大廷受蔭入官惟秦檜柄國子熺孫皆於省殿試冠多士士論恥之余謂公卿子能象賢

自是美事宋制殆非大公乃如江陵甘自比於秦檜則不知遠恥矣余郡程篁墩以文學名天下李文達愛婿也而及第第二人文達可謂公矣

自稱者生僕走不肖其來舊矣非不雅也大夫自稱不佞而庶士襲稱之僭矣乃有稱不穀居憂稱孤者不知其不可也

文之高古不以字句之異也至於官制隨時安可泥古如中式舉人録傳海外非不雅也而稱曰孝廉何居

御史大夫三公官也都御史稱之非矣乃有郎中曾為御史者亦自稱御史大夫毋乃好古之過

近有以大司農形之章疏者倍矣

唐人以詞章爲業其於詩騷以下六代之菁華採之必不遺矣顧所傳者泰山毫芒今未盡見也乃欲字字盡出於唐而不務採其所未發苟非唐人所用字輒以爲非正音何以稱遑覽高步耶

赫蹏染紙素令赤而書之曰赫蹏書今槩謂紙爲赫蹏於赫赫義無取矣

文士諛墓中人昌黎不免姚崇之料張說從來已然今爲甚至以潤筆未厚以生平有未愜意而隱語含刺則薄又甚矣必也稱其善而不溢其㾗乎

漢高之於淮陰也宜之於傅陸也寡恩矣淮陰之能可畏惡也權不在焉猶漂母寄食少年胯下時耳且其族人人能信乎而夷之也顯禹之罪不可宥也光之功不可忘也猶宜立其後趙盾以弑書於春秋而武子爲政以其君霸盡猶有古昔忠厚之風焉韓霍之勳不可以比成季乎漢雖以三章約而秦之風未殄哉

閑居數年墻之東嘉樹如蓋有鵲巢焉每年修巢必以小雪日其梁之上必吉日也門之向歲必更四月中鶵能飛矣鳩則逐而居之五六月鳩將鶵去小雪

鵲乃復來畧無爽也夫巢居知風穴處知雨自古志之良知良能乃不假卜筮不俟推測也神妙物耶物自妙耶五行家言所謂雖小道有可觀者耶

夷齊恥食周粟義不仕耳猶云不志於穀也士固有窮餓時採薇而食之理之所有也天生五穀以養人粟之不食何居好事者因又曰夷齊斃淑媛之言謂薇亦周之草木也此負石沉河之談也奚足信哉

比干死而微子去夷齊餓而箕子封孔子皆曰仁仁者純乎天理而無私也今二氏之說悖理誣世者也而曰同歸於善遁辭哉君子是以惡夫佞也

唐太宗之匿鷂也其畏義強仁之主哉魏鄭公故論事久鷂死懷中史美之余以爲過君子之事君務引之以當道有過則諫勿欺而犯猶夫事親也親之過小而不可磯則激矣自牖于巷易之訓也豈其若鹿然而掎之角之云乎哉

余嘗以泰伯之讓宜也成父之志而國及西伯其命維新德與功竝至焉若曰太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豈惟誣太王亦誣太伯矣吳季子讓以成其名民得而稱焉而國卒之夫差以亾泰伯之祀忽諸是亾吳者季子也夷齊之求仁也有仲子焉得矣趙無

恤若守季子之節則晉陽入於智氏如宗祀何乃其不違父命保障以續先業卒舍其子而立兄之孫何大光也余以為襄子之賢幾於泰伯其逃與立異其為讓一也

余覩政時姻氏之僕使來老矣使食之則倚楹而嘆余問之曰小人昔事吾主主為儀曹郎于時有及權要人之門者目之為鑽刺其戒甚嚴莫敢犯也今者偶過權要人之門則輿馬塞于衢聞有不往者且得罪焉是何世態之異也是以嘆也余亦喟然而嘆曰僕也其言有中哉聞其言而有不愧者乎盍嘗以語

同志者乃庚戌至己丑四十年中日異日下覩弘正時若上世容成氏不可復見矣使老僕猶及今時不知長嘆何已當流涕痛哭耶

余宗太守揚祖墓為鄉人所害太守不壽衆遂以為地理之應萬曆甲午太守子時化發科乃知害人者無益而術士不足信可以曉世人之惑

永新日者劉生清嘉靖中遊南京言人死生禍福屢奇中華州王學士槐野維楨尤信之生言學士祿命有厄勸其致仕學士遂請告家居值關中大震壓死者無算學士不免焉何使不信生言則不罹此禍夫

數有前定安可以智力趨避哉然知有厄而歸田則君子語其常者也劉生後三十年余復遇之者矣所言乃不十一二驗與庸術等耳乃知曩者之屢中非必術之奇自其運適通時耶

班孟堅幽通賦其謂莊賈責慣抗爽畏犧忌鵩乃確論也東晉談南華者盛矣王內史直以爲虛誕耳此其識殆非近世之士所及哉毋妄輕先儒哉

余少也羸甚有吳生者與連榻候余寐曰繼息也法當貴壽何慮余笑曰子以袁天綱得之李嶠耶余四十漸強耄期乃視弱冠稍康吳生之言亦近之矣又

背一中貴善相者亦云以聲自冊田出也然余以多
病故兢兢日夕耳
嚴挺之與張九齡善勸其絕佞人此其人勁正者也
杜子美何以向其子輕之其不爲禰正平幸矣
桓宣武與殷劉談既屈乃以舞稍爲雄鄙態也其向
殷儗劉頗類無賴二子畏其勢耳奚稱焉
漢武宮人麗娟帝嘗以衣帶繫其袂閉而幙之中恐
其隨風而去麗娟以琥珀爲佩置衣裾裏不使人知
云骨節自鳴成帝令侍郎馮元方持后履不使去后
泣曰帝恩我使我仙去不得二帝之惑溺一轍愚亦

甚矣當其爲媚也豈不曰得成比目何辭死願作鴛鴦不羡仙夫可同死矣不能同爲仙乎何以去故而就新也

五岳四瀆其在中夏各就其方有所以尊者非獨之謂也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未聞其貴獨也敬宗侯士務惑人主之聰明故以獨爲尊趙高所以蔽二世也且瀆不因餘水則溝澮之盈安所洩其對妄矣

牛弘論葭灰曰灰飛半出爲和氣全出爲猛氣不出爲衰氣此可以論文無猛無衰貴其和焉一唱三嘆

有遺音焉是和氣之發也

朱溫之篡唐臣臣之者多矣不有衣緋者乎孫供奉乃能奮擊而死一笑君王便看緋其服稱哉愧之猶可胡嘲焉鶴之乘軒無庸於衛斯胄也已

王肅以茗飲為酪奴大失清濁之等彼殆以媚於時者耶和凝湯社劣者有罰不亦溺乎近海陽松蘿之僧善製茗佳於天池然所出不能多也未幾有鬧而取之者僧無以應濫矣夫飲取其適可也醉鄉湯社其溺一也

蔡邕秘論衡以為談助或搜得之乃丁寧勿廣何不

賡也且士貴自得耳今其書傳矣讀之者鮮矣以秘爲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張均揖宋璟曰公當今第一人夫二子非能讓賢也闇然而媚於世黯然而見君子者也雖然猶賢乎見善而嫉勝已而譏之者哉仁人屏諸四夷詩人以畀有昊則是人矣

米元章晚年學禪其卒盡焚所好書畫奇物夫貨惡其棄於地不必爲已古之道也焚之何居以爲得道吾弗許也

朱子以王安石爲名臣過矣安石得君而禍宋無可言者取之者猶以其學行足稱也夫行堅言辯少正卯所以誅也韓退之之闢佛老見道矣詆之爲夏蟲小人而無忌憚者歟

孟子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故闢聖道在正人心夏蟲之詆不正甚矣心不正政未有不害者也說未有不邪者也行未有不誠者也而曰學行足稱吾何以觀之哉

潘孟陽爲戶部侍郎母劉氏懼及視其同列則曰皆爾之儔不足憂矣夫劉氏明智婦人也雖然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國無賢才則虛家不足憂不憂

及國乎

蔡君謨言歙石多鮮惟膩理者特佳然硯本取其發墨若以膩理爲甚或非龍尾也今之市者多膩理矣

比丘患草蟲佛聽作佛子佛循近情倣佛者以虫置衣中則逢衣徒也惑世盜名僞儒哉且誣佛矣

荔枝之品閩中第一川蜀次之嶺南爲下余未至閩中蜀川所產既少殊不及嶺南也豈古今風土亦自變異耶今之品者閩爲上廣次之矣而蜀不入品也

杜劍閣詩吾將罪眞宰意欲鏟疊嶂以爲割據者資也然沛公王蜀燒棧以興昭烈牧益漢業偏復設險

守國王者所不廢也奈何以爲罪吾徽以山谷爲郡四塞俱蜀道也自昔紛擾之際往往有保境安民以待天下之清者則所賴者險耳今商旅肩摩日事開除以便轉轂金牛之事不知鑒也余嘗反杜句疊嶂日復鏟懼于眞宰怒益有深慮焉

栢君山從班嗣借莊子嗣不進也以爲道不同無用炫燿爲高士之不欺其心類如此今之君子以儒起家以異端炫俗言不由衷行不顧言儒哉儒哉

何偃周顒之佞佛也而周妻何肉以爲累余謂二子可謂舛矣已禁殺而侈于味必有司殺者味厭吾道

而人代入地獄不仁哉無妻則無後無後則且無佛無佛則焉所依之後已可無無耳不爲佛念耶若曰已無妻人不皆無不至無佛是人已異視非佛也吾意道也者放之四海而準放之四海而準則無佛矣異哉二子乃以妻與肉之爲累也

春秋魯之大夫羞鼈焉小而怒毛詩炮鼈膾鯉陳思名都篇炮鼈炙熊蹯鼈固北土之珍也余曾試册過齊魯之間漁人以易米云賣忘八無論大小一頭三三文耳問之俗不以[illegible]心也及兩任山東筵中未嘗以羞若然則亦何有何必怒何以使夫人怒何待與

熊蹯並美耶古今之俗何以頓異不知其觧也豈以名之曰忘八而惡之耶則好惡亦謬矣　嘉靖以前金華酒走四方京都滇蜀公私宴會無不尚之隆萬以來惡而弗嘗閭巷中或以觴客客不欲舉口之於味也向也同嗜今也同惡酒一也口何以不一余亦不知其觧也無亦意在狥俗而口與之化耶

上下山水穿幽透深拾其勝會向人鋪説無異好聲美色余謂水心之文鄙矣山水聲色仙凡之界也胡可相較其猶有蓬之心也夫

唐子西云解衣盤礴箕踞胡牀賦詩閱書以釋不平

之氣余謂晉于過矣苟能靜觀變態淡泊世味何所入吾心使氣不平哉不然者世間不平事亦多矣胡可勝釋恐詩成歌之亦增慨嘆耳

萬曆戊子禮部頒正文體須行程墨為式巳丑吾邑少傅許公主試經房取首者內有梵語公教然黜之余聞之喜而不寐曰士習庶幾端矣既而觀兩雍及督學者所取高等卷則殊不然然猶未大剌謬也辛卯以來士之以耳食者相矜以異稍稍內典非有覺悟略剿佛言即夸秘密督學者非惟不戒往往優取乃以梵言為六經疏釋矣一國若狂孟氏所謂邪說

橫議其禍不至於率獸食人不已也余嘗從大夫之
後每欲竊希沐浴請討之義如衰甚何
春秋戰國之世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其亂極矣然有
本焉蓋亂之本則人心陷溺使然也良心陷溺則恣
意妄作不知有君父而弑奪所由來矣孔子之誅少
正卯以其言辟行僞而辯且堅足以惑人心也孟子
之距楊墨以其淫辭詖行惑世誣民而天下歸之也
夫少正卯楊墨當時所謂賢豈嘗有弑君與父之事
哉而孔孟亟以誅之拒之爲先務豈非以生於其心
發於其政爲政固不得不正其本耶孔之爲東周孟

之運天下於掌其端可見矣衆人不識將謂空言無與於政是以橫議大作莫之與閑小人之心無所忌憚也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眞的對也一窮年不得一矢口而應乃其遇合有默定者耶昔人云覔句如掘得玉合子底必有葢在精思之耳信然

羅隱有江東集羅紹威師之自名其集爲偷江東紹威武臣也父子能詩美矣而不背師不自欺猶足稱也異乎入室操戈飽餘炙而凌前薪者哉

韓熙載與昌黎同謚其遺像世多以爲昌黎必嚴奉

之矣二韓固玉珉也慨載有知恥耶幸耶小人而冐君子以爲幸君子得過情之譽以爲恥
王世裕夢人剖其腹引西江水洗其腸胃余謂人心之靈大矣神爲洗之將何所不詣而僅僅西江集耶劉勰之夢仲尼蓋以重其雕龍雕龍小技惡足致先聖見夢哉余未之信也
曾直謂長公文章妙一世詩不逮古人此語不阿所好公矣非若今之君子若加諸膝若墜諸淵也長公之文江河萬古詩雖少貶亦自卓然即使曾直如今之設者漫云前無古人何能加益於長公也長公亦

必不然之耳

孟東野在當時稱孟詩韓筆而昌黎贈文屬意亦殊不淺至身後之名則相遠矣論固久而定哉

古之名筆往往以方言入句未嘗不佳如杜俱生野岍及江蒲以蔽爲蒲此豈必五車中所載耶方言可用而六經語乃以爲忌耶六代菁華唐人所未引者非未引也第未傳也乃遂不敢用何哉唐以後事相戒勿引引則以爲不古然則魏晉事齊梁不可用南北事唐人不得用矣李太白無用十年匡山子美亦何所足三冬自入井中惡能多見也李空同不讀六

代以還之畫晨益矯枉宜然耳苟能洞達今古信手拈來何必瞿瞿於折楊耶伯夷若兒仲尼不緇牝牡驪黃之外宜有達觀者耳

劉希夷年年歲歲之作未遂勝之問也謂之問殺之殆未然之問固匪人受誣千載亦謂失乎同時文士非乏之可得而殺乎世多忌才自也詩無敵世人皆欲殺是以有此誣也觀此子詩必死於色無㑨之問殺之益其死卒然疑不得其死而之問之爲人又可疑者君子是以惡居下流也

林鳥以朝嘲水鳥以夜㖡陰陽之化生物未有外者

壁魚入道經函中食神仙字則身有五色人得而吞之可致神仙此妄道士欺誕語也夫人有仙才者一言可以悟道苟其不悟則終日伊吾何益而蠹蟲乃以食字而仙乎陋儒知守訓詁而無所自得壁魚之喻乃非虛矣乾耳惡能仙

宋戒唐轍削藩鎮權國勢遂弱胡騎一驅破竹矣我朝盛過漢唐而內乃有宋之弊非強幹重鎮胡以待之所宜辯之於早也

論治者必言久任任可久者惟巡撫知府也撫可終其身守可超為撫也乃今守有未滿考而陞者矣誘

曰非部推也陪耳夫陪而可以非次者乎非欺耶欲長治何由也

今治平之久文明之盛比戶詩書矣士非盡能志學也所志者穀也卽以吾邑言之儒童應試者三千餘人其得進於庠者七十人耳富者之競貧者之滯無惑也吾見有賢者砥柱於斯矣以十之三四行直道以十之六七徇人情士猶翕然服焉噫士而貧信足悲也雖然歲之進者蓋有貧者矣邑中程太守二十七始進于庠二十九舉于鄉祁門鄭憲副以儒士發解苟能力學亦自有脫穎時耳士胡可不自奮而徒

尤諸人也

唐玄之昏也宜亡而不亡何以也開元之政猶足繫民心焉杜子云不聞商周衰中自誅妲姒夫馬嵬之事豈其得已哉六軍之不行天也天猶存之則由民心未失也孟子言天下之得失必歸之民心詎不信夫嗟乎民心胡可忽哉忽其民是忽其國也

退之平淮西碑從唐事起正合雅頌體耳子厚以爲冐子非也潛安仁代贈陸士衡乃從伏羲起則冐子矣

今之醫爵與政之甚者也古之言屏惡者未聞焉夫

子不言多寡諸侯不言有無以無無可言也富有四
海孰與不足而何無與寡之患耶是以無言也一命
之設必有其職不得其職則有闕焉況百里之命在
一令令之佐職卑矣而於民尤近近則易虐彼以賄
得官有不取償於民者乎獸猛而予之翼民胡以堪
冠紳翼也尺枉不已必以尋及小竊為可將無不竊
三公輸貨臺省諧價其階之矣孟子所以不言利也
如欲足國必也節用萬世不易之道惡可厭聞哉
孟子不言利而好貨之疾乃不與適何也貨必取諸
民思與民同之則疾可勿藥安得虐取乎大人所以

先格君心也

柳子謂平淮西碑起月子非也潘安仁爲賈贈陸從伏義起向疑之然其意以帝王禪繼非一姓天所命也誰能逆之所以諭吳人也然司馬氏豈順天應人者辭則遁矣

杜詩世謂窮而益工又謂詩能窮人此懟者之論也不誦天保卷阿之什乎窮愁乃能著書則自古志之然吾謂杜之窮不徒工於辭而所以薄風雅之趣者寔益遂矣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朝士之懷鴆毒若此而宇內有久安者乎乃其憂國造道

之語皆於蜀中見之故杜之窮於一時而江河萬古流者在蜀不在朝也

朝囘日日典春衣譜者謂時爲拾遺非也爲拾遺時播遷甫定瘡痍未復君辱臣恥而恣於每日盡醉乎殆爲參軍不得志以酒自遣故云縱飲久拚人共棄耳

閑情賦昭明譏之非不解事余直謂非淵明作耳晉宋至梁亦有年矣寧知其無贋耶文之僞世屢睹之余嘗親値之不欲以此絕故交也況異世乎

余少聞元兄言宋人詩不逮唐信耳其文未可也

也稍長睹其地諸公所論以爲宋非惟無詩亦無矣既冠後頗肆力汎覽竊以自昔名家靡不知有周秦兩漢者其深造自得成一家言不欲沿襲依倣似秦似漢似江左也元兄之識卓矣即學庸章句序文自古雅耳視目聽習而不察則見以爲平平無奇也

道德經之文好者以爲奇於繫辭矣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其斯以世爲天下法也而老子乃不能無意於奇觀其辭而正與偏可見矣

萬曆辛丑六月浙中飛雪三日古者曾有之猶其方也近年正月雷頻見雪中雷大異矣六月雪尤異

新安方弘靜著

客談二

張文定公千載人也乃叹雪峰雲門輩過孔孟上而王介甫欣然嘆服當時名臣富文忠趙清獻等俱崇信佛學惟司馬歐陽能持正論未翕從也濂洛關閩諸君子力砥狂瀾始卓然一出于正而朱集其成功尤爲大誠不在禹下矣世士喜爲竒詭務凌前薪譬之日食菽粟不知其甘而反鄙教民稼穡者以爲不足務乃遠采海錯而逝致之曰此天下竒珍也八口

之家不煩緣南畝可無饑矣忘本者不祥豈世運使然耶余是以有杞人之憂也

荀息曰臣能累十二棊子加九卵于上公曰危哉息曰君造九層之臺三年不成危亦甚矣夫有危于是者驪之難二公子奔奚齊無能立危於累卵明矣息非不知何以不言層臺之諫是以言餂之之類也君子曰是穿窬之類也

志異者所謂非時之果不足異也今人藏果至隔年者常事耳安期之棗如瓜王母之桃如甕可得而見乎　左慈之魚初平之羊幻者往往能之非神也韓

湘頃刻之花則誑也湘蓋退之沒後登第未嘗離其叔而仙安得花中有藍關之句也耶

司馬温公解禪偈所謂阿鼻獄極樂國光明藏等語以當時士大夫溺於佛而引之以歸於儒蓋曰吾道自足何事他求云爾今反以援儒而入佛曰儒佛之道果不異也是以惡夫佞也且儒墨之道果不相背耶則有先王之典章在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也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也非先王之法行不敢行也未聞下喬木入幽谷而變於夷者也如必以西方之教爲可尚則宜髡其首服其服守其戒律何爲儒服而

禪談乎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君子胡不慥慥爾苟有法守尺一者儒而釋也則髡之釋則人其人焉韓子之原道必不易矣

諸葛木牛流馬之制不傳其後祖冲之千里船不用人力揚么以輪激水其舟如飛此皆可資戎備非徒不龜手之利也巧思諸微之士儻有之焉

張僧繇畫龍點睛飛去此理之必不然者也畫龍可飛則畫人可生矣徐景山畫鯔而致獺未聞畫獺爲獺也葉公好龍而龍下之未聞似龍有爲眞龍者也

曹再興落筆成蠅吳主疑其眞而彈之未聞彈之而去也昔有畫牛者晝在欄外夜在欄內非背知之海外異經志之則將曰牛自能出入矣桓玄竊畫顧愷之長不敢言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此僧繇之龍歟雷霆破壁與畫壞不則或竊之若蕭翁之類蓋有之矣

我 朝一統之盛治平之久超越前古然士風民習識者不能無杞人之憂在易則豐之日中大有之過惡萃之戒不虞所宜早辯而亟圖者也李悝之守上地李抱眞之帥澤潞种世衡之教青澗其條規具在

可舉而行非難也余昔兵備饒州督撫鄖陽營中操練專校弓矢在饒數月在鄖逾歲其衛所及壯快悉能命中若使三載教習則潢池烏合持挺而呼者惡足慮哉今簿書期會殊不及此繡衣使者每歲行部演閱須臾僅同兒戲報事畢矣詎有緩急何能彎弓而向賊也此今日急務也

吳邁遠好自誇而蚩鄙他人乃曰曹子建何足數不自知貽誚於千載也今之君子肆口成韻罔恤譏彈曹劉李杜數見凌駕乃有王李鑄顏回之句矣二君聞此喜耶怍耶

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文吾猶人也老子之文猶有意于奇莊子則馳騁矣荀子則藻繪矣楊子則彫篆矣孟子之文猶風之行水不作意爲奇是以過諸子也民有饑餓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鏤相穉民有凍寒之傷而女以錦繡綦組相穉此管子之所謂逆也其治國之端可知矣今之長民者曾念及此乎禁侈之令懸於象魏而踰度之貨陳於街衢冕衣裳而過者若罔見也蓋曰簿書非所急殿最非所與俗已成矣何硜硜迂論爲故不營營則泄泄營營則謀其私也泄泄則不恤其公也管子而非愚人也則可不寒心哉

郁離子曰言賈人之重財而輕其命也渡河而溺漁人拯之號之百金濟而予十之一他日舟覆而漁者在焉艤而觀之耳遂沒夫賈人之背德而棄信其沒宜矣乃漁人抑何狠也終日漁不能一金驟而得十金亦何無厭也語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晚世以施報爲互市由來久矣其爲漁人者吾屢見其人矣匪徒艤而觀之也或下之石焉或墜之淵焉爲張陳爲蕭朱者蓋比比也絕交之有論也有以哉

鄒穆公令食鳧鴈者必以粃毋得以粟不以民之上食養鳥善矣於是倉無粃而以二石粟易一石粃吏

以鄒之小介於大國亾之弗圖而猶然苑囿之不可
以已耶所謂小國師大國者其何能淑爲鄒謀愛蔽
粟不若放鳥也
衛侯辟彊朝於周周行人曰辟彊天子之號也諸侯
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
陛者雖空名弗使踰也今之稱名戾矣有以古帝王
之名名者有曰希唐希虞者曰宗周宗漢者董生應
試之時有司者宜一正之則閭閻知所避矣又斐然
之士競襲古人名字以爲古四坐相呼頗疑鬼殊
無謂也

杜秋述云魏子所不至於道者時賦詩如曹劉其思悲其氣增殆以文章小伎矣而僻於躭佳句則不能自已也士苟知詩至曹劉不至於道則幾矣哉然曹劉者道寧限之耶三百篇何非道耶風雅之後陶元亮惡可謂未達也彼特以詩與酒適耳豈曰不驚人死不休耶其詩篇中有真意乃所以至於道者獨花鳥烟雲綺靡之語少耳以是為枯槁耶彼固所不屑也杜子蓋有激之辭歟

唐十九年命共工治河六十一年命鯀六十九年黜七十五年始命禹以至聖則失之德其難若此涤水

儆余蓋終憂不釋也今治河者一命而責其成一不効而黜築舍道旁盈庭異議宜其屢治而屢決也夂任之說曰言之而莫能行訝哉徇俗情而不恤國體也

韓太傅長孺為諸生時借相工五十錢相辟雍弟子倪岳嘗貴傾身附納後倪果至三公而韓得擢用遂至太傅奇貨可居巧哉邯鄲之賈也今術士遊縉紳間所以取重者非必奇中亦畏其口曰某不貴不壽人或輕之曰某貴而壽人私附之世之軒輊於勢利者皆韓之智也余嘗不然之夫相工知倪為三公不

能知韓爲太傅耶若巳可自至太傅宜思所以稱其職者何至善事人如僕狀若巳相不合貴雖天子不能貴之彼三公何能援我哉韓後爲帝所重以爲國器矣議以爲相而墮車蹇甚蹇愈乃下遷默默怨怨不得罷竟歐血死所謂天子不能貴人者驗矣夫天子不能貴人則爲容悅臣者徒自鄙耳孟子曰人人有貴於巳者何弗思也史稱長孺貪嗜於財而所推舉皆廉士士以故附之夫長孺非能好賢也彼奴辈當貴者之故態葢終身用之耳

米元章臨智永千文字形絕不類一姸以婉一峭以

健訐者謂猶雙鵠並翔青雲浩蕩各隨所至而息可謂知言顏魯公得逸少之神今但知爲顏帖耳故學者須從其上法其所法斯不失矣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善之善者也

蔡邕秘論衡于帳中爲人搜得丁寧勿廣韋誕秘邕筆法苦不示人乃至貽禍於墓開而得之嵇叔夜廣陵散誓不傳人臨刑乃曰廣陵散於斯絕矣夫人之褊心何其甚也仲將以書爲時所役戒子勿學亦知小技奚足秘哉斷斷休休人之有若己有之古之君子所以大過人也

張翼德亦英傑者也而劉巴乃不與語巴自妄耳於飛無尤焉

蘇長公自言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此非虛語長公之不可及固在此孔子所謂辭達者也不能者徒爲邯鄲步步步趨趨觸藩而羸其角何由千里乃以秦漢自命而卑視韓蘇惡足以當其一哂也

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王沈稱傅玄所著書齊荀孟於往代夫以荀孟並稱則可謂不智矣

蘧伯玉之使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顏子幾於聖

有過未嘗復耳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夫古之賢者未嘗自謂無過也過如日月之食小人則文之仇季知以一搏牛爲過管寧以如厠不冠爲過則以爲無過也二子雖賢遂過顏子豈其然乎　子夏自云無罪曾子責之則投其杖而拜古之君子服義如是祖約之誅其奴王安變服爲沙門匿其幼子曰豈可使祖士雅無後晉之朝士曾不若此奴也夫士雅者豈惟其奴知之晉不知士雅故不知中原

古之英賢應事而暇乃可以任大事矣曹褘禦魏羽檄交馳圍碁不厭謝安與客圍碁而破秦乃不動色

寇準在澶淵人有孤注之危而圍碁自若三君子者非有取於戲特以其暇足以應敵好謀而成者也孔子所謂博奕猶賢者乎故臨事而不能暇者鮮能勝矣

末世横議之士往往誣賢哲以自文堯舜猶遭謗况其下乎其大悖者孟邪妻其嫂有五子而相魏有功夫邪安知非無兄者也使誠有之而曰不足以爲咎是何言歟倫理滅矣而能忠其君者吾弗信也然則非邪之可戮則說之可黜也

墨子既止楚攻宋之謀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

者不内也使楚兵不止則此問者能安否乎夫君子豈以人之不知而惰其行哉風雨如晦鷄鳴不巳其亦異乎衆人之用心也由此言之小言入望小利大言入望大利非君子之言矣

徐節孝避父諱不踐石今人負之過橋此負者又可令其踐耶雖曰不要名吾不信也父名仁子將不得爲人昌黎之辯確矣而時不謂然惑亦甚哉

田文五月五日生乃大其家宋徽五月五日生移十月十日卒亾其國俗忌何足信如道君者自宜亾耳

士大夫耻苞苴及門世乃清矣而可使籠筐盈庭乎

無論其所以取可以無取也是故過其門而其政可知也

古之為政者必得人焉事其賢者友其仁者其斯以為智也庸人則入吏書之穽而左右顧戴脊溺矣鮮能淑矣堂上寂若無人乃可以治是故過其庭而其政可知也

李空同倡振古之體何大復稍後出齊名頗不相能余邑鄭山人作遊梁客李許亦從何遊何贈之詩短劒英雄氣孤舟疾病身意不薄也鄭附李乃曰何俯睨我李以為然然何詩故佳李有狹心可薄材宣諸[illegible]

鄭虔文有九泉汞訣之語雖近於戲何傷
殷深源夢棺夢穢之論當時以為名通迄今有味乎
其言覈之則非情也孔子言富與貴人之所欲不以
其道不處君子之所以成其名者也何嘗憎富而賤
貴耶是故過情之言君子恥之
三都二京詞人之作無關理訓也何謂五經鼓吹耶
其視神女洛神為愈乎爾
謝無奕為剡令有老翁犯法以醇酒罰之過醉不已
此何政刑為也頃有少年佐郡者慕晋人風流賭其
事以為奇一日與客狎謔於市市人聚觀之遂至相

靡無復辟者乃覺不堪令縛一人跪而酹之其人嗜飲大以爲快一時傳笑聞於都下大察薄謫夫古人之可學者載籍中亦多矣獨此足奇耶

劉眞長臨終聞閤下祀神正色曰無淫祀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令首過二事得失亦判矣王氏世事五斗米道是道也老耶莊耶老莊過耶尚老莊者過耶

山荆州醉習家池非佚度也而非以利交也頃者郡守赴富民之讌駕言出遊寔納其賄汙甚矣君子是以重禮坊而罪作俑也

傳言王祥卧氷非也祥雖孝氷寧可卧祥以母故將

解衣剖冰而冰忽小解因得魚耳詳有弟覽能使毋悟尹伯奇之弟伯封爲周大夫過西都而賦黍離賢矣其父又賢而伯奇不免何也

鄧伯道娶妾甚寵愛久乃知其甥遂終身不育夫古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伯道苟懲前事審之可也何安於無後然則非天道之無知也

河之決其非人力哉商之都近河河凡五決而都五遷矣使可以人力治奚爲而利用遷哉禹之治水水之道也行其所無事也賈讓之上策是也今也必求以人力勝是白圭之治水愈於禹可乎

眼往屬萬形萬形來入眼否余以艮之辭荅之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非無人也不見見也見不見也是眼不屬萬形萬形不入眼何往何來若曰往來是憧憧矣楞嚴以鏡論非不近似子雲太玄無乃屋下架屋是以無取乎爾也

謝玄淝水之戰晉之存亡繫焉在蹇之二匪躬之故矣諸謝門盛未失臣度也韓伯康乃特以好名訏之夫戰危事以好名能哉又曰何異王莽時甚矣伯康非君子歟奈何不成人之美而無以異於世之娼嫉者也

左太沖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皇甫士安爲作敍於是斂袵讚述世之以耳師心往往然耳燕石是寶荆璞見棄有以哉其嘆之也然文之高下久之自定法言太玄當時以爲可覆瓿耳彼惡能勢諸名卿哉近世刻集者必盛托敘贊皆謂絕倫獨步或乃云從古未有使見者一閱即欲擲去又紈綺冶遊之子目鮮屬書倩借他人所作以爲巳集妄相標許而所假亦非工乎適足貽噓笑俗之濟乃爾也祖龍之太將亦有所宜燃哉

羅含爲從事不檢校江夏其答語似有意桓宣武奇

之可也以謝仁祖爲賢者也顧和槩不奏得失豈一時諸郡俱賢者哉王丞相乃咨嗟稱佳而諸從事自視缺然吾不知之也今之所遣檢校者或以苞苴或以好惡其得失惡可定哉不若不奏之爲佳耳

今都御史李公世達巡撫山東時行部至青州有一人持刃刺之不中禽而問之曰爾有怨乎曰無有心疾乎曰無然則白晝大都之中欲刺巡撫汝不憚死乎其人乃瞋目而視曰吾何憚死獨恨未中汝耳天子使爾代巡守下士察民之瘼必務云其害民者民始安耳吾邑令之貪殘民莫不欲食之爾曾不知耶

而禮貌之且將奬薦之焉用爾爲夫害我民者孰縱之咿爾則罪之首也李蹙然曰令之害民曾無赴愬者吾莫由知爾不憐死何不以告耶其人乃笑曰爾爲巡撫司道府皆爾屬也曾不是察而待小民之赴愬耶設有赴愬者爾僅下之司耳道耳府耳是且同聲以令爲賢而愬者糜爛矣焉用爾爲吾焉能陳一言以就囹圄且何能損狠噬者之毫末耶死而死耳恨未中汝也李慙無以應爲逐其令而其人亦斃于郡矣李公今名卿也余雅慕之而以不能活此烈士爲惜

韓信得食於漂母而報之千金此烈士之爲也劉眞長以歌嘯悅老嫗而飽其豚已足羞矣及爲吏部郎超用其兒是以官市豚也惡乎可其免於官邪之罰幸矣而目之曰賢哉

袁宮保洪愈不善書每與所知書不假手然無一點畫苟滿幅由衷之言言無華也余數得公書深愛重之以爲遊龍驚鴻未足爲寶耳督學山東同僚有求其文者歛衽答曰某吳人發解南畿忝文學之司然不能古文也余嘆曰公數言乃古文之至者

趙侍御焞平原人巡按廣右正直不苟時余爲左轄

嘗有行於司而余意覺未當䄂之不以付吏詰旦面

悉其事趙躍然曰甚善奈巳行耳余出之於䄂趙喜

遂改焉即此其爲人可知矣然秉政者不知之坎軻

以老大都士不苟合不以勢利交未有不棄於時者

也余自通籍所與臺使者周旋數十人矣非無賢者

然所欽褦而服者莫如趙琬撫浙乃得蕭侍御廪焉

蕭恭和人與余論地方休戚虛心往復略無町畦考

察群吏共採輿評無作好惡天日可鑒也至今念之

無歉於心耳海上之捷寔賴同心余得逭責焉蕭正

而能温至少司馬卒

李司寇遷南昌人總督兩廣余爲左轄令出有不便
者余數執之公不憚至形於詞色同僚好我者戒勿
固余曰是事地方安危所繫余之爲地方所以爲公
也公殆無尤其後有行而公自覺其未妥悔之江大
參一麟在坐語及江曰方伯必盡言語畢而余之議
至矣公乃悅語人曰方伯之爲人也何與其姓與名
相似也薦於朝以爲有大臣之風余嘆曰公不罪余
自古大臣體耳余何足以與之
顏學憲鯨鄞人剛直不苟督學楚中當江陵爲政於
其子姓姻戚無所私也當路多嫉之以大察去其官

輿論爲不平竟莫能用余爲按察使於公事間亦與不合顏初不懌後乃悅服余遷江右顏爲送行文文中遂述其事其服義乃如是顏爲文時余已行故叙庚戌對策事稍誤余重其人常襲其文於笥珍之焉高兗州捷鈞州人性嚴急所屬畏其難事然正而廉吏胥斂手不敢爲奸殊足快也余爲東平千時有征役之議司府與州不合兩臺是州議司不懌高曰州事也州宜知之從州固宜魚臺令有訐之者臺使者檄司司下府府以命余余鞫之令有過薄宜降高曰令爲民所訐當黜今薄之不可執其交固必更之翌

目見曰文已更乎余曰[illegible]也是如有所徇請與同罪耳高怒未幾臺使者按部以州議是令得降高乃悦悦余之執而臺使者之無成心也藩司先不懌者後爲巡撫竟與余齟齬焉余幾得罪乃知高之度過人遠矣

陶士行之賢也羊晫與之遊或責之曰奈何與小人同輿魏晋以來擧士不以才而以地故上品無寒門陶毋截髮供客乃致美譽耳當是時非上智中立之士惡能遯世無悶哉今時以科第爲羅寒俊足以自振士生斯世幸矣而不能處於不兢之地則士負時

也
郭璞哭陳嗣祖曰焉知非福既知之矣彼王敦者何嘗桎梏之不使遯耶
文勝質則史史之失實自昔然哉孔子既删之而孟子猶未盡信也左氏司馬之叙傳讀之者若覿其人英烈之士千載有生氣庶幾近實録矣夫狀人之行者如畫其像裴叔則頰上益三毛雖覺殊勝定非叔則耳今之君子務作好惡若加諸膝若墜諸淵彼以嫫母爲西施而王嫱且萬里嫁也吾何以觀之哉州
郗司空愔爲外生子敬兄弟所慢嘆曰使嘉賓不死

鼠輩敢爾夫嘉賓黨於權臣故王氏畏之狐媚以假威者耳司空既以其死爲晚矣寧見慢於時無寧附勢以取重乃心王室固宜爾也鼠子奚足計耶吾夷

殷司徒正茂晚喪子錦衣其族有入其室肆詈而毀其几案者司徒自外至夫人迎語之曰彼以公老子喪橫如是何以堪之司徒笑曰吾旣巳老子不幸喪橫者固宜奚弗堪也余聞之詒書曰公於是過郗公遠矣

王阿智惡乃不翅其婦阿恒頑嚚又倍於時所謂中正者寧不知耶而猶僻之徒籍舊業耳山上之苗

澗底之松百尺條不若徑寸草由來久矣何以使草澤無遺賢耶王猛捫虱與桓溫談而不能識宜矣

司馬晞燕會娼妓好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其聲甚悲至今曲調猶爾則由來遠矣

韓賣美人以其金事秦說者曰賣美人不如止淫用也夫止淫用要矣能止淫用者必恭儉之君君能恭儉者必能自強秦可以無事矣至賣美人哉且金安可以親秦秦之欲非止於金也吾甚悲夫後韓者之不知鑒而以歲幣亡也

陶弘景詩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談空不言昭陽殿化

作單于宮此詠史之作述往事耳而脩五行志以爲
詩讖何耶故知述異之說多傳會君子不取也
孟子言文王以百里起大文王猶爾况太王時乎太
王居邠爲狄人所侵事之以珠玉皮幣犬馬而不得
免去之岐山之下居焉其弱若此而何云日強大有
翦商志乎此好事者之妄而世乃不察也
張籍初見韓退之退之餽之以二姬合彈琵琶盡用
馬氏絳帳故事非師道也師說虛矣河汾正矣
劉璋與張魯書靈仙養命猶節松霞俊語也記室中
非無士不能用耳

余以衰疾乞身猶寓都門王司寇元美贈余詩有云八座無元老三山有寓公莫言蹤跡異吾已附冥鴻時司寇亦疏乞也偶西蜀馬生者以數術謁余詠司寇詩因語之曰司寇疏允乎馬生曰允耳然不祥可念也余曰司寇詩非生所謂也生曰某不知詩乃八座句則司寇當之耳余初不然之司寇歸未幾而歿

銅青與點銅起於葛仙翁今治其業者祀之其子孫居金陵之方山下世爲農其村有橋曰葛橋云仙翁所造也

商之世多弟及國有長君是以鮮亂然周弗因焉以

與子之慮遠也趙普其逢君者歟何以言誤宋祖承毋命而後其子大矣夫

建業水不甘武昌魚蔑吳人以蔑爲帝王之宅故云寧飲建康水不食武昌魚也余胃弱不能飲建康水自應舉以來每於南城外取江水耳吳明卿詩縱有武昌魚不烹建康水其厭之甚矣余謂長于自有中泠姜氏所以奉其毋也

近之善仕者始爲駭世之舉小枉而大直乃以出焉鑰爲喻此豈事君之禮耶夫沽名賣直之譏自昔有之然君子不欲於無過中求過也而曰出焉鑰是相

率而為僞爾矣其何以觀之哉必也聽其言而察其行　今仕者有先後著之論謂先立異以取名後尚同以合世一謗譊而百㗊㗊也此六國策士之下者乃傳布尺牘以為美談彼志士也而聞此寧不洗其耳哉

宰予在十科之列孔子猶不信其言甚矣人心難於知天也周禮作言語而不信者誅其惡之若此非以無實不祥能傾覆邦家耶吾見好貨無厭者矣而曰無以給朝夕也吾見干謁無恥者矣而曰不飲盜泉水也夷與跖同一是非將何以稽焉觀人者如之何

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是以不逆不億而先覺者也爲政者能無喜諛無作好惡無貿利以視焉觀焉察焉縱不能先覺庶不至倒置矣周亞夫之討七國也趙充國之討羌也蓋以持重收十全之功焉是時漢庭猶有人與俗猶近厚與設使大臣摸稜而不決小臣肆言而無稽則且受逗遛養寇之戮矣夫以漢文之賢猶曰不能用頗牧也才難乎用才者難乎

余弟修之少也愿一日讀史而大哭同舍生驚往問之則撫膺曰諸葛孔明死矣同舍生乃大笑余聞之

曰哭者有心哉笑者未之思也雖然古之人皆往矣焉從而哭諸孔明固曰死而後已出師二表日月爭光爲不亾矣士之處世窮通死生等浮雲也況紙上陳迹乎夫是有心者者也不可以讀史使讀岳武穆傳定嘔血耶

嘉靖中浙直平倭之功未有出於績溪胡公宗憲之右者蓋人人能言之不可誣也近有志倭事者盡沒其實使其書行何以信後又羅中書龍文者嘗爲間於徐海耳未嘗見王直而敘其往見甚詳益無稽矣古之人於其所不知闕如也乃今好事者枝言日出

而無當若以雌黃可肆者曾不慮其不祥耶

尊渠周禮早而焚尫魏亦中華河伯娶婦蓋昔聖人通幽明之故知鬼神之情狀禹鼎摹其形周官具其職使民不逢不若以格於明神而其流弊至於惑世而殘民若此仲尼垂憲萬世乃不語神其教人也敬而遠之酌百王之典禮於是爲至哉有以夫孟子言之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焉者也

後漢宦者蔡倫造紙紙非始於倫也倫造紙有名猶薛濤箋箋非始於濤也

水經䲙魚長數千里穴居海底入穴則潮上出穴則

潮退夫潮之進退有時千古不易而鰌之出入寧有時耶一出而數千里則海不可浮矣莊生以鵬鯤寓言而喜志恠者又從而附會之耳

周之都洛曰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蓋公天下而無我也漢以火德王乃改洛爲雒恐水滅火後魏以土德王復名洛陽以土得水則和夫有國者不能修德而計興亡於一字之間亦愚矣

錢塘其始郡議曹華信募致土石一斛與錢一千來者如雲謬云不復用土皆棄而去塘成因名夫食可去信不可去功以詐成者寧可以再幸哉小人哉議

書何可取也　錢塘之名非始此史記秦紀載之矣

嘉靖初余以童子應試于時邑之與選者三百人焉其求而得之者猶未及十之一　猶畏人知也有議之者則慙且恨不啻姦盜矣及十年後則聞有以賄求者然猶不欲人知也又二十年余宦遊歸每歸則見甚蓋街談而巷議之某也以書某也以賄書不若賄之可必也則相與羨之亦或以爲刺而爲之者殊不以爲恥矣其頌主司之賢者則曰是雖有私也然公者多矣又曰是雖有私也然公者半矣又曰是雖有私也然書也非賄也猶可言也其議之者則曰是非

試也鬻也非朝也市也蒸公者十之一而私者十之
九其寒士髮且斑白矣而主者方詬之曰爾猶童生
耶休矣爾子若孫可以應試矣嘗有攝衣而進者曰
某室罄懸也而掌焠矣今以文取者百之一焉某誠
慙於百夫之特惡得不斑白也使某子若孫復帶經
而鋤耶則濡委且速必倚市而可某聞命矣主者無
以應竟棄而不惻焉嗟乎今泥古者猶云鄉舉里選
使鄉舉里選則登者盡紈綺子矣爲政者不端其本
振其維則惡乎可

衛靈之無道國有君子足以不亡夫以中冓之不可

道者而能知伯玉之賢賢者之足以存國也與國休戚者也孔子與季子然論大臣則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雖以抑季氏在二子道固宜爾也其稱甯武子智可及愚不可及則其道無可止矣然則不驟不逢而于巷自牖或亦一道乎必也能有誠乎東漢諸賢以空拳暴獸責之以避豪賢難矣　殷有三仁孔子稱之孔子之論仁曰吾豈敢未嘗輕許人也何殷之多仁人也而猶亡也衛靈雖無道賢不能舉猶能敬也紂之虐非靈比矣天所廢也三仁者如紂何如天何三子之安於仁其道一也元子之去諫於二子抱

癸罷而朝周亦猶堯舜之子之於舜禹乎舜禹有天下而不與文武非富天下微子固許之矣比干爲其易箕子爲其難知獨夫之不可諫不忍不諫以死盡臣道焉知天命之不可支不忍不支忍死以盡人道焉二人同心孔子察其所安矣故曰仁朝鮮之封豈有賴焉蓋曰中國有聖人焉禮樂興矣東夷之俗至今稱美則亦猶夫唐之．也虞之陳也夏之杞也微子之宋也文武微箕皆順乎天者也而後世儒者乃爲之辭曰箕子罔爲臣亦惑矣噫周之後而有君如武臣如箕者乎是故夷齊立萬世之綱常孔子曰得

仁仁二子所以仁三仁也不易言者也春秋所以作也

杜詩九月猶絺綌詠貧也去年秋熱登高汗浹衆皆葛衣耳乞爲寒水玉三伏恒態也今年六月苦霧乃衣袷旬日天行適然耶人事使然耶不敢知也　辛丑記異

諺語有理者一年二年與佛齊肩此步步趨趨者也三年四年佛在一邊佛在心心卽佛也苟能事其心無惡於佛矣若其廢三綱而別爲群仁人者焉得不屛見謂能惡豈惡所好也

顏延之五君之詠晉徵士之誄有遠志焉蓋恥四十九年之非者歟惜其辯之不早也

竹林七君其闇伯夷之風者歟其徉狂以避世者歟何其辯之不早也山王卒贊維新是以不足詠耳嗟乎漢氏桓靈以來海內沸沸久矣有能定于一者萬姓之倒懸不亦解乎山公是以引中散也而司馬氏非順天應人者也湯武且薄之寧比於竊鉤者此志也山公寧不知之啓事中毋乃爲罪歟七不堪之書將何以免若中散之論養生豈惟識寡乃蹈白刃者也非智非愚何以望蘓門哉嗣宗嘉月之酣窮途之

哭賈充輩固以繩之其得免幸耳廣武之嘆余嘗深悲焉無論懿亂世之姦足雄哉

元亮祭從弟文歛策歸來爾知我意其意遠矣若徒以折腰故孰不知耶

曲突徙薪之頌善喻也非特全霍氏寔存國體焉然是時許后之事帝有聞矣意固不釋亦神明所不容也若不使貫盈誅行於顯而慱睦之後猶得爲庶其庶乎

七言律至杜乃盡其變化千鱗好爲異論頗誤學者余洪王仲房第五六句雙關新營天壯極六師久留

海東夷或傳之洛周王孫有頁能詩名者疑之曰此與上四句何以連接客以語李五華方伯李曰渠疑宜爾客不復問客或以語余余曰方伯答宜爾客亦不復問

古文簡泥其辭因失其故者多矣秦以金牛誤蜀使開道以啓戎行非不通人煙也使無徑焉則金牛之事何以聞乎今歲吾郡大遭山水之害所傷數千人中流一桶衆競取之乃一兒焉方睡熟無恙也記有云竹中之兒者蓋桶中之類者也生於空桑者有棄之者也而曰生則好事者之好爲誣也

論者曰古之用賢與能也使各得其所今尚賢之風盛而使能之道踈以賢者當能者之事則躓以能者在賢者之位則敗是兩不得其用也余謂不然為政之大端進賢退不肖而已有道之世在位者各盡其能有不能者矣未有不賢者也夔命典樂未必能治水契為司徒未必能播穀由可治賦求可為宰赤與賓客言其能不同其賢同也使貪使詐亂世之談耳豈王者之師夫人吉而小人勿用者乎故以賢與能分者過矣且世所謂能者能言者耳賢者不自炫世乃不知其能知人之哲聖人所以難之也

近者科場條陳幾滿策矣或欲革郡邑類考督學者
何事然類考固非得已也正嘉間提調官以興士爲
已任士子文行皆所加意督學者不能數數也近年
有司僅以簿書爲職業無暇教化所謂三等簿者茫
然塞白耳類考毅然自信者十一高下以手甚於入
賄者十一而奉人情無所賞罰者則十七八矣童生
大縣數千人得入學肄業者數十人而鑽窺者不啻
數百人矣士非運命大合者鮮能自振矣而督學者
所限送考名數甚狹有司雖有志者亦甚苦之童生
卷日可五百何忍爲不情乎類考非得已而童生類

送之狹則可怪也童生無力者自可力田耳如貧国何

曹操自比西伯世知其姦雖子欺之而未深知其情也操之智能料彼已是時孫氏雖自守而昭烈孔明豈忘中原哉天下英雄操既知之而孔明乃其所不能招者孔明不死魏諸臣非其敵也君才十倍曹不昭烈非漫語操未可偃然自帝也操死而司馬氏功名始盛遂覊其後此則非操所能料者嗟乎自昔姦雄營營於天網中非獨操操亦自遺萬年臭耳

河汾學者至今尊薛文清稱薛夫子文清篤信朱氏

者也蓋昭代眞儒其行已足徵也吾鄂文公之鄉乃有阿世目聽訕朱氏以附横議者武昌吳明卿以古文鳴楚中士人至今宗之王元美和李于鱗而兄之者也李沒而吳士諛王以爲超李及元美總沒而遊其門者目爲野狐由是觀之晉楚之風厚矣

王端毅公不以京職私其婿儒矣夫人思其女貽而請勿聽可也至以席上器擲傷之則未近情此必傳者稍溢耳

蓍龜神物也天生之聖人興之以前民用無庸疑也故曰幽贊於神明而生又曰莫大乎蓍龜固並言之

若植者咸可楪則介者咸可卜乎殆不然矣

王介甫過於自任非獨新法也其論詩云世之學者至乎杜子美而後爲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品唐詩以子美第一太白第四夫子美詩五七言律擅場矣十二家皆爲行者也而未如子美之諸體悉備也歌行則與太白各有獨至者未易優劣五言古高參風雅可短曹劉潘者允有之矣然頗雜時調未盡醇也太白從選入爲近焉絶句則逐太白二王焉可誣也楊用修右李而抑杜其過於自任類介甫歟

甚哉梁武之愚也犧牲可麪乎是欺祖也捨身而贖

佛以貨取乎是欺佛也篡其國拾其身是欺天也三欺者胡可以為君吾聞仁人驅猛獸而暴汙則禽獸至若果不殺也則皆舉人不避豪賢是率獸而食人也其餓死則不血食之孽也臺城非寺中其可贖乎若武者可以垂戒百世矣而猶有以梁王懺歎愚人者

葛伯不祀而亡虞公聽於神而亡慢神者必虐民故曰為匹夫匹婦報仇神依於德故曰黍稷非馨然則民為重矣聖人知鬼神之情狀質諸無疑祭神如神在不欲數非其鬼而祭之曰諂蓋務民義之為急敬

而遠之所以事神也聖人非不語神無隱乎爾矣末俗事亡如存之禮忽焉而濫祀徧閭里余不以咎二氏乃儒而畔者何無忌憚也

余嘗疑鑄金使民知神姦曷若刻木而布之之易也豈神物亦自厭其狀不欲露聖人知其情故鑄之於鼎而不懸之象魏耶溫嶠牛渚犀照之事非誣歟孔子所以不語也曰敬而遠之

三峽之險當時惟治洪水之爲急未暇爲通道計也若採石利用不虛役而路成矣奚不爲焉此非北山叟移太行之難也將來當有同余志者